

浅谈《狗心》中的丑象

纪婉妮

辽宁大学，中国·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艺术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美，而是美中有丑、丑中有美。无论什么艺术都不能完全地摒弃丑，没有丑就没有冲突，也就不能构成小说。本论文以丑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丑在《狗心》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它的现实意义。从审丑的角度研究布尔加科夫的《狗心》，化丑为美，批判小说中所描述的丑陋现象，对“丑”发出严重的警告，体现出审丑对文学的重要性。

【关键词】丑；审丑；狗心

On the Ugly Elephant in "Dog Heart"

Ji Wanni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110036

[Abstract] Art is created by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beauty, but it is not absolute beauty, but there is ugliness in beauty, and beauty in ugliness. No art can completely discard ugliness, and without ugliness there is no conflict and no novel. This dissertation takes uglines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inly studie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ugliness in "Dog Heart"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tudying Bulgakov's "Dog He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ging ugliness, turning ugliness into beauty, criticizing the ugly phenomenon described in the novel, and issuing a serious warning to "ugly", reflecting the importance of judging ugliness to literature.

[Key words] ugly; judge the ugly; dog heart

审美难，审丑更难，审丑是更高级的审美。如今，人的精神世界已经不能完全通过美来表现，对丑的欣赏也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对布尔加科夫《狗心》的审丑不仅能够反映小说中的真实状况，更能直达人的内心世界，进而达到审丑的目的。

1 丑与审丑

别林斯基曾说过：“艺术从来不是独立地发展的，相反地，它的发展总是同其他意识领域相联系。”艺术之名向来都是以美学来定义的，文学作为艺术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这种美也不完全是来自美的对象和事物，也有可能来自丑的对象和事物。美与丑历来都是相对的概念，丑由美而彰显，美由丑而昭著。毛泽东曾说过：“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想斗争而发展。”美与丑相互比较和依存，美不能离开丑而存在，丑也不能离开美而存在^[1]。在中外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在其著作中都曾尝试探讨“美是什么”的问题，并且在人们试图给美下定义时，都显得比较谨慎，但在探讨“丑”的定义的时候则恰恰相反，从常识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人会对自己判断“丑”的能力产生质疑。人们普遍认为丑即是否定的。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释“（丑）”为：“可恶也。从鬼，酉声。”19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兹写了本研究丑的专著《丑的美学》，也曾形而上学地把丑解释为“否定的东西”。由此可见，丑是否定的，丑的本质就是非人性的特质^[2]。

艺术是将现实的非人性的性质呈现出来，揭露丑的本质，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就会表达对现实的看法，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审丑的原因。那么什么是审丑？审丑并不是对丑的欣赏，因为丑既然在本质上被否定，就不可能被欣赏。当然，丑的东西的确可以被欣赏，但必须被对象化。在对象化的过程中由于

很多附加因素的参与，会改变惯观者的感知，由丑感转变成美感，这就是审丑^[3]。法国诗人雨果在其著作《克伦威尔序》中也充分肯定了审丑的文学，并身体力行，在自古希腊神话，经中世纪宗教文学，直到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漫长文学史中理出了审丑文学的简明脉络。追根溯源，庄子应该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审丑”的先驱，中国美学史上第一个真正谈到丑的是庄子。关于美丑早在《齐物论》中就有记载“贵珠出于贱蚌，美玉出于丑璞。”《庄子知北游》提到“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庄子以文字的形式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丑怪形象”，营造了一场“审丑”的狂欢盛宴。而在西方历史上历来都是以揭示和表现美为主，在西方现代派艺术产生之后，艺术的美丑之间的关系就为之一变，此时的艺术就不再以美为主，而是以丑为主了，艺术家也不再追求化丑为美，相反，在艺术表现生活时，有意识地化美为丑。因而，这样的艺术就不能再谓之为美的艺术，而应该称其为审丑的艺术。自此，人类的审丑或丑学意识开始从传统美学中脱胎而出较之直接的审美，审丑要复杂得多，审丑必须经过“审”的过程，实现由否定到肯定的转换，使“丑感”变成“美感”。审丑若是不成功，只会让人反感，不适，值得一提的是，审丑的艺术要比审美更加引人反响^[4]。

2 在《狗心》中体现的丑

2.1 人性的丑

怪诞是审丑的重要表现手法，提到怪诞我们不免会想到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物。《狗心》中的沙里克（流浪狗）被教授做完脑垂体后继承了三弦师的恶劣秉性，开始注重打扮，要求教授给它买鞋子，变成“犬人”的沙里科

夫吃喝玩乐无所不作，说脏话，甚至调戏厨娘，对女职员的遭遇没有同情反而借此欺骗女职员的爱情，甚至还与公寓管委会的人共同对付自己恩人，得寸进尺，毫不餍足。在讨论服兵役时，沙里科夫说“哪儿打仗我都不去！”，讽刺的是不久后沙里科夫又当上了公用事业局清除无主动物的科长。沙里科夫享受着无产阶级所带来的权利和地位，他利用职权之便投机谋私，把打死的猫皮做成仿灰鼠皮大衣，赊销给工人，牟取暴利，他颠倒是非，诬告教授“私藏枪支”，发表反革命言论。丝毫没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公德心，他藐视着下层阶层的人，他缺乏素养，没有良知和价值观^[5]。这样的一个无赖使得教授疲惫不堪，无法正常生活，因此教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将其恢复成原样。布尔加科夫将人对权力和地位过度追求的欲望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揭露人性的丑陋面貌。其实，失败的最可怕的原因不在狗心，而是人心，因为狗继承了人的心，展现了出人的劣根性，人性的丑陋才使得原本可爱的狗变成了一个无赖。像沙里科夫这样的一类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比比皆是^[6]。

2.2 意象丑

“房门重又轻轻打开，这回进来一个怪物，狗诧异地叫了一声，不过声音很轻……”这玩意儿头顶长着碧绿的头发，后脑勺上的头发却是棕红和烟灰相间的杂色。这玩意儿满脸皱纹，但是脸色红润，就像娃娃。左腿不能弯曲，走起来一拖一拖的，然而右腿蹦蹦跳跳，活像屈着一条腿游戏的孩子。”

“耶稣，我的上帝，”狗想，“什么玩意儿！”

布尔加科夫借助沙里克的视角将这些来看病的人这种荒诞丑陋的形象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借此讽刺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病人的形象丑和心里丑。除此以外，布尔加科夫也描写了“犬人”的丑陋面貌：

菲利波维奇坐在桌旁的圈椅里，左手夹着一截褐色的雪茄。门帘旁，斜倚门框站着一个两脚交叉、爱笑而又丑陋的人……

作家描写的病人和沙里科夫的形象显然是负面的，是消极的。这些拥有权利地位的高层次病人和“犬人”的丑陋面貌令人作呕，他们的丑陋的外貌和内心更是引起读者的厌恶和反感。这样的审丑揭示了上流社会的一些人为达到自己的利益而失去正常，丧失人道，破坏自然卑劣的不道德行为^[7]。

2.3 社会的丑

《狗心》这部作品开头就是以流浪狗沙里克为第一视角展现这个世界的，它向读者展示自己的遭遇和境况，展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感受。用狗眼看世界虽然看似可笑荒诞，但却能真实客观地向读者呈现当时社会的真实性。随后，叙述者又与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旁观者角度观察这一切，通过病人与教授的对话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人性的堕落和社会的荒谬。例如，文中提到的变形后的沙里科夫向教授等人索要身份证件：

“行行好吧，”那人自信地说，“没证件怎么性？这事儿，我可是抱歉了。您自个儿知道，没证件的黑人是不准存在的。首先，公寓管委会……”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仅凭借一张证件就妄自决定一个人存在的价值，揭露社会的弊端；当经济出现问题时，那些委员却想着为救济德国儿童义卖画报募捐，安排西班牙穷人的

命运，这些工作人员误解上级传达的指令，不科学的管理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布尔加科夫暴露、讽刺当时社会的各种陋习，指出官僚主义、徇私舞弊、损人利己等给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反映了当时莫斯科社会的这种不正常。由此可见，审丑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社会^[8]。

3 总结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的事物在人们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们无私地爱美，我们欣赏它、喜欢它，如同喜欢我们亲爱的人一样。”而丑则有所不同，丑之所以为丑是因为它违背了人的本性，这种艺术是被人们所排斥厌恶的，欣赏丑引起的美感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由痛感转换快感，最终达到艺术的目的。

20世纪是社会动荡和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的人们在激烈追求物质的同时，丧失了对情感的追求，20世纪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战后的幸福，安定的生活，而是痛苦、饥饿、动荡不安的紧张混乱的生活，这样的社会环境导致人类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另外，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经济的急于求进，这种“加速”发展使人类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支配权，由此也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性“精神紊乱”及“人格失落”。而美学作为最高的艺术已不足以反映这种现实社会的状况。所以，人们开始尝试通过审丑的方式建立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借助文学去表现情感，展示现实。在《狗心》这部小说中，布尔加科夫用想象、夸张、虚构、变形、荒诞等现代艺术的手法对小说展开叙述，借此表达了对科技违背常理的怀疑和对社会现状的深刻担忧。从审丑的角度分析《狗心》中描写的人性的丑陋、意象的丑陋以及社会的丑陋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研究形式，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反思历史的发展，真正达到了艺术反映现实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布尔加科夫. 狗心 [M]. 曹国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2] 程勇真. 当代审丑文化崛起之价值学分析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7(05): 93-96.
- [3] 高丽娟.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审丑”观研究 [D]. 山西大学, 2012.
- [4] 王伯男. 审丑——美学评价的逆向思维 [J]. 社会科学, 2012(01): 185-192.
- [5] 王金城. 从审美到审丑: 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J]. 北方丛, 2000, (01): 90-96.
- [6] 莱斯利·米尔恩(英). 布尔加科夫评传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7] 刘鸿燕. 论先锋小说的“审丑” [D]. 暨南大学, 2007.
- [8] 闵媛春. 西方审丑观念的历史流变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07): 266-270.

作者简介：

纪婉妮 (1998.06.10-), 女, 满族, 辽宁省沈阳市, 硕士, 研究生, 辽宁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